

带露水的蔷薇

姜滇著

她，一位副检察官

他，一位管经济的副市长

一对夫妻

一起案件引发了人性、情感、法律的抉择

面对人生，她选择了正义：

而他选择了毁灭……

百家出版社

本书已拍摄成20集电视连续剧《黑金》

带露水的蔷薇



本书已拍摄成20集电视连续剧《黑金》



帶露水的
薔薇

姜滇◎著

百 家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带露水的蔷薇 / 姜滇著. —上海: 百家出版社,
2002. 4

ISBN 7 - 80656 - 584 - 1

I. 带... II. 姜...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0701 号

书 名 带露水的蔷薇

编 著 者 姜 滇

责任编辑 丁翔华

封面设计 梁业礼

出版发行 百家出版社(上海天钥桥路 180 弄 2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句容排印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25

字 数 284000

版 次 2002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0 册

ISBN 7 - 80656 - 584 - 1/I·23

定 价 18.00 元

第一章

1

斜阳穿过玉兰树的缝隙，照射在粉黄色小楼的窗棂上。瞿力维站起身来，朝窗外投以一瞥，立刻就有了一种清凉的感觉。长时间的会议所带来的那种胀痛，似乎转瞬便从脑子里消隐。这是每次会议结束时，他一站起身就有的习惯。

从市委办公楼里走出来，瞿力维沿着 U 字形的路往西走，路两边是常绿的玉兰树。尽管开花的季节已经过去，但是仍留着淡淡的清香，——也许只有瞿力维才感觉到。一丝丝，一缕缕，全吸进肺腑里去了。这是花瓣的气息，并没有因为蕊的凋谢而逝去。在他看来，玉兰花特有的馥郁，融进了泥土，收敛于枝叶，化入了雾气。

市政府的办公大楼，是一幢中西合璧的四层建筑，夕阳照在翘起的屋顶，显得明亮而宁静。这是副市长瞿力维的办公的地方。它与市委那座粉黄色小楼，恰好在 U 字形的两翼。瞿力维走过弧形弯道，便加快了脚步。办公室里永远有处理不完的事情。可以说，自从他上任以来，没有一天是按时下班的。

瞿力维刚走进二楼那间明净而宽敞的办公室，秘书姚铮的身影便出现在他面前。

姚铮三十二岁，处事稳健周全，他轻声地问瞿市长可有事情？

瞿力维整理了一下桌面，他喜欢办公桌上干干净净，而且每次

都是自己亲手整理。

他问今晚有什么安排？

姚铮指了指办公桌，提醒他别忘了柯克公司的庆祝会。

瞿力维拿起那份红底烫金的请柬，在上面凝视片刻，让姚秘书把柯克公司的背景材料找出来，还让他了解一下柯克公司请了一些什么人。

他看了一下手表，时间正好五点半。

姚铮走出去之后，瞿力维给妻子拨打电话。

肖枫是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这年刚跨进40岁，但身材适中，而且一点也没有发胖的迹象，所以看上去仍然显得年轻。瞿力维比她大两岁，既干练又洒脱，是属于那种很有魅力的男人。

“你在干嘛？”瞿力维嗓音轻柔。

她一手翻卷宗，一手拿话筒：“有什么事？……说呀，快下班了。”

“今晚柯克公司有个酒会。你去不去？”

“我也收到请柬了。”

“柯克公司成立两周年了，场面很隆重，还是去吧。”

“我不想赶这种热闹……也不能光把雯雯一个人丢在家里。”

“那就把雯雯也带去吧。”

“这种场合还是别让她介入的好。”

“你呀，想得太多了。”

两人难得在办公室里通电话，一般也不谈个人的事，可是今晚的酒会，他真希望肖枫能去。她说不想赶热闹，这倒不是推托。瞿力维了解自己的妻子，她是一个工作狂。瞿力维常常忙到半夜回来，只要居室里亮着灯，她总是在看卷宗，不过，有时候过于执着，不了解她的人，一定以为她不近人情。

2

这是一座富有现代化气息的江南城市，宽敞的道路上有绿岛和花圃，长江从城边流过，弯弯的江流好似甩开的一只水袖。傍晚时分，沿江马路上的街灯已经亮了，瞿力维驾驶着一辆黑色奥迪轿车缓缓驶过。每当他看到路边的香樟树，总要想起年轻时候的那些事情，他和肖枫从树下走过，迎着江风，看白鸥翩飞，听浪涛轻拍……

轿车驶入一条僻静的街道，在一座临街的二层楼前停下。这里叫书院街，属于非商业区。楼前有一堵矮栅栏与人行道隔开。透过栅格，可以看到院内的花草和大玻璃窗。

瞿力维锁好车门，朝自家门口走去，——铁栅栏后面，一排盛开的蔷薇，正在晚风中摇曳。自从一家人搬来这儿以后，他和肖枫就想着小院怎样布局，不用说，两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栽种蔷薇，——肖枫喜欢这种带刺的植物，觉得它有一种野生的味道，更主要的是，蔷薇花是两人爱情的象征。他们第一次约会，便在河边的蔷薇花下。如今，两人一起栽下的这一排蔷薇，枝叶已经漫过了铁栅栏，每年的春夏之交，花骨朵铺展开来，一片嫣红，好似浪漫的云朵。此刻，当瞿力维踏上台阶，在回眸的一瞬间，凝视着晚风中的蔷薇，有一种特别温馨的感觉。

门轻轻地开了。

显然，肖枫先注意到了站在台阶上的丈夫，两人在对视的一刹那，有一种不可言传的意会。

肖枫把拧好的热毛巾递给丈夫。

瞿力维擦完脸，问道：“雯雯没回来？”

肖枫：“来过电话，说到余墨那儿去了。”

瞿力维：“那我们快走吧。”

他走进卧室，换了一件衬衫，重新挑了一条领带。

肖枫走近他的身边，用手为他整理衬衣：“力维，你一个人去吧。”

瞿力维笑着说：“你真的不帮我一把？柯克公司是市里的先进企业，上缴利税大户，这两年为社会福利事业和希望工程捐助了一千多万元。我这个分管经济的副市长，巴不得多来几个这样的企业，那日子就好过了！”

肖枫把脸靠在丈夫肩上：“你代表我不就行了……”

他搂着妻子，轻轻拍打她的胳膊：“去吧，去吧……就算你对经济改革投一张支持票，好不好？”

她贴住丈夫的脸颊，温婉地一笑。

瞿力维心中漾起一丝感动。在办公室和妻子通完电话以后，他以为她不会参加今晚的活动了，可是这一刻，她居然同意了。瞿力维知道，她是一个不轻易改变主意的人，然而，她毕竟是他的妻子，毕竟是相知相爱的人。

他在她脸上吻了一下，短短的一吻，却是那么轻柔，那么地甜蜜。

3

芦湖大酒店，本市的四星级宾馆，门前灯光闪耀，亮如白昼。

一辆辆轿车鱼贯而入。

停车场内，泊满了各种进口豪华轿车。

柯克公司总经理滕岭站在门口迎接来宾。她穿着华贵，脸色红润，一副富态模样。她从车型上就能分辨出来的是哪一位客人，看到那辆黑色奥迪，便断定是瞿市长来了。

滕岭走下一步，握住瞿力维的手：“瞿市长，感谢你光临。柯克公司的发展，离不开你的支持啊！”

瞿力维：“应该感谢你才是。如果全市的企业都像柯克公司这样有所作为，那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滕岭：“瞿市长这么说，我感到很惭愧，真的觉得于心不安……”

她拉起肖枫的手，满脸笑意，轻柔而亲切地：“你今天真漂亮！……没有你的光临，今天的晚会就失去了光彩。”

当一位穿旗袍的小姐拎着两只礼品袋引导瞿力维和肖枫朝内厅走去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一个中年男子从门边闪了进来，一把揪住滕岭的衣领，口中大声叫喊：“还我钱！还我钱！……”这人是裕和电器厂的丁厂长，他揪住滕老太不放，两人厮打起来。周围的人聚拢过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使得滕岭大为难堪。幸亏宾馆的保安冲了过来，把丁厂长拉走了。丁厂长一边挣扎一边骂道：“骗子！……骗子！……”滕岭急忙整理衣服和头发，对看热闹的人说，这家伙是个精神病。这一切发生在极短的时间内，但是全看在了瞿力维、肖枫夫妇眼里，两人没说什么，但是在肖枫的神情中，却透出了一丝疑虑。

滕岭很快就恢复了镇静。满脸笑容地出现在大厅里。

这里名流云集，高朋满座，除了各级政府领导外，还有金融界、工商界、企业界知名人士，他们不停地和瞿力维打招呼。

在礼仪小姐的引导下，瞿力维夫妇来到主宾席就座。

市委书记徐渭然已经来了，他欠身和瞿力维夫妇说话的当儿，邻桌的检察长汤仲陵走了过来。

一阵寒暄过后，瞿力维在妻子耳边悄悄说道：“你瞧，徐书记、汤检、市经贸委主任、报社总编、电视台台长……他们都来了，你还不肯光临呢。”

肖枫：“我不习惯这么多人在一起吃饭。”

瞿力维：“这是冷餐会，自助餐，一会儿你随意吃好了。”

瞿力维和肖枫都是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肖枫从政法学院毕业以后,原先想当一名律师,却分配到了市检察院,几乎在瞿力维被提名为副市长的同时,她被任命为副检察长。但是,从一开始,她就给自己约法三章,其中一条,就是不接受公款宴请,还有就是和瞿力维不在家里谈工作。尽管当了领导干部,但是她不愿意丢失妻子和母亲的职责。

门厅那边,滕岭一边迎接宾客,一边朝门口张望,一辆辆小轿车驶入,她翘首盼望,显得十分焦急。

柯克公司的一名职员看到她脸上的表情,于是对她说:“滕总,你还是先进去休息一下吧。”

滕岭走进门厅旁边的休息室,在沙发上坐下,喝了一口服务小姐端上来的热茶,然后从随身的黑色提包中取出手机,掀动按键。

滕岭焦急地说:“阿芳,你在哪儿?”

阿芳的手机里传来的声音:“我在机场,飞机还没降落呢。”

滕岭皱了皱眉头:“客人都到齐了……”她看了看手表,“不会不来吧?”

阿芳:“飞机误点了……客人一到,我立刻就给你打电话。”

滕岭:“好的,随时跟我保持联络。”

没等挂断电话,阿芳说还有件事,今晚的费用已经超了,怎么办?滕岭问预算是多少,阿芳说60万。滕岭毫不犹豫地说,80万要办,100万也要办!你知道今晚来了些什么人吗?市委市政府的头头,市经贸委主任,市检察院的正副检察长,集团公司的老总们,还有报社总编,电视台台长……这会给公司带来多大的效益?500万,1000万,3000万,一个亿——这么说着,她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滕岭走回客厅,她看到,宾客们已经开始端着酒杯在席间互相走动。

滕岭满面春风地走到徐渭然面前：“徐书记，我首先敬你一怀！”

徐渭然向同桌的人做了一个手势：“来，大家一起吧。”

滕岭红光满面：“柯克公司是在市委、市政府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两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充满了酸甜苦辣，从今天起，它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将要再创辉煌！”

她端着酒杯和宾客一一碰杯，走到瞿力维和肖枫面前：“雯雯怎么没来？”

瞿力维：“她忙自己的事呢。”

滕岭靠近肖枫耳边：“女儿办大事我可一定要去喔！”

宾客中有一位身材窈窕、容貌标致的女性，这便是28岁的助理检察官苏晓岚。她穿一身时髦的便装，既现代又优雅。她端着餐盘从人群穿过，引来不少注视的目光。

苏晓岚的座位与主宾席隔桌相望，她的目光与瞿力维对视，两人均在不言之中。迎着这样一双脉脉含情的眸子，瞿力维感到全身灼热起来。

看到肖枫立起身来，走到餐桌边去取食品，苏晓岚走到他的身边。

肖枫回转身来的时候，看到瞿力维和苏晓岚正在一起交谈。

瞿力维对肖枫说：“你怎么只拿水果？”

苏晓岚伸过自己的盘子，对肖枫说：“尝点乳猪吧，味道很不错。”

“我很喜欢樱桃”，肖枫伸过盘子，“你也尝尝！”

滕岭正在和宾客人打招呼的时候，身边的手机响了起来。

她走进内厅一侧的休息室。

滕岭：“阿芳，你还在机场吗？”

阿芳在行驶的轿车内说：“滕总，省里的季总已经到了，我们车

子正在路上,马上就到。”

滕岭喜形于色:“太好了,请季总直接到芦湖大酒店来。”

她走回内厅的时候,远远地看到了联合投资公司总经理余波。他长得五官端正,风度翩翩,他的儿子余墨和雯雯是同学,又同在银行工作,两家关系非同寻常。当余波独自走过来为瞿力维夫妇敬酒的时候,瞿力维问道:“夫人怎么没来?”

余波:“余墨要带雯雯去家里吃饭,刘瑛当然要显示一下自己的烹调技术啦。”

肖枫:“雯雯总是去麻烦你们。”

“什么呀,刘瑛可喜欢她了,巴不得雯雯天天在她身边。”

“还是余墨这孩子懂事,每次见到我总是阿姨长阿姨短的……”肖枫笑着说。

这当儿,大厅里忽然喧闹起来,人们把目光聚集在大厅的入口。

滕岭陪同季立铭走了进来。

滕岭身材矮胖,显得端庄、持重,而季立铭却风姿绰约,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她们走到主宾席前的麦克风旁边,面对全体来宾,在闪光灯和摄像机镜头前,展露微笑。

滕岭将两手交叉,垂放在叠满脂肪的小腹上。她脸上堆满笑容,就像挤满了奶油的蛋糕,发出的声音,也因为激动而颤抖:“各位朋友,各位来宾,我代表柯克公司热烈欢迎季总的光临!”

宴会厅里爆发出一阵掌声。

季立铭微微欠身:“谢谢大家。谢谢!”

滕岭:“我要感谢柯克公司的上级——赛克实业公司对我们的支持、帮助。两年来,我们所取得的每一次成功,都是省里领导直接关怀的结果!”

季立铭仪态温柔而得体,说一口标准的京腔:“其实也没什么,

我们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一份工作。宋副省长很忙,不能来参加庆祝会,委托我向大家表示祝贺和问候。”然后,接过礼仪小姐送上的酒杯,“祝愿诸位事业兴旺,万事如意!”

在一片欢笑和碰杯声中,晚会达到了高潮。

余波和瞿力维站在宴会厅的一隅,他们的目光注视着季立铭,两人在轻声交谈。

余波:“她是赛克公司总经理,怎么还兼着宋副省长的秘书?”

瞿力维:“不是总经理,是董事长。”

余波会意地点点头:“原来是这样……”

瞿力维看了一眼余波:“你们不认识?”

余波饮了一口杯中的法国葡萄酒,抿了抿嘴唇,仿佛在品味酒的香味,侧着头说道:“久闻其名,如雷灌耳,今天算是领教了。”

瞿力维感慨地:“这年头女强人出人头地。”

余波斜睨着季立铭:“你不觉得她很有风度?”

“听说她才华横溢,宋副省长对她非常赏识。”

“女人味十足——年轻,聪明,对谁都会有吸引力。”余波耸肩一笑,当然,笑得有些暧昧,这连瞿力维也看出来了。

宴会厅的另一侧,徐渭然和汤仲陵也在交谈。他们看到瞿力维和余波轻松地笑着,便走了过来。

汤仲陵将酒杯在瞿力维和余波的杯子边碰了一下,说道:“什么事这么开心?”

瞿力维笑着说:“我们在谈人才。”

“是啊,现在真是不得了,能人强人,层出不穷。”汤仲陵应和道。

徐渭然说:“改革开放,首先是人才的解放。”

余波说:“我发现一个规律,好像既漂亮又能干的女人特别容易出名。”

几个人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瞿力维说：“其实也不见得，不过女同志引人注目而已。”

“女人比男人容易办成事情，你们信不信？”余波显得有些调侃。

这当儿季立铭和滕岭正端着酒杯，一桌桌地敬酒。

滕岭的眼珠骨碌碌地转动，在众多的宾客当中，她的注意力集中到那些最主要人物身上。

她看到了徐渭然、瞿力维等人正站在一起，便急忙碰一下季立铭的胳膊，耳语了一句，快步朝他们走去。

滕岭满面春风：“徐书记，瞿市长，你们都在这儿啊。我和季总向你们敬酒。”

季立铭风度翩翩地和各位碰了一下酒杯。

季立铭对徐渭然说道：“徐书记，你的光临真是太好了，感谢市领导对我们公司的关怀。”

徐渭然说：“也感谢你们对市里经济工作的支持啊。”转脸对瞿力维，“这方面，瞿市长比我要有体会。”

瞿力维：“是啊。柯克公司是税利大户，全市的企业都像你们这样，这个家就好当了。”

季立铭望着瞿力维饱满的脸庞：“瞿市长领导有方，在省里也赫赫有名，宋副省长常常感叹，如果领导干部中多一些像你这样懂经济的，那么就会减少麻烦，又能更快地发展。”

瞿力维把脸转向徐渭然，“我只是在市委领导下做了一些实际工作。”

徐渭然：“对企业，政府不愿意当婆婆，只想做个好帮手。”

季立铭：“市场经济没有绝对的自由。”

滕岭立刻附和道：“适当的政府行为对企业绝对有帮助。我就不赞成那些天马行空的人。”

“滕总的话真是经验之谈”，余波说。

滕岭笑道：“你的投资公司不就是和政府之间的纽带吗？”说着和余波碰了一下酒杯，“你的这个经验，是你教给我的。”

季立铭显得八面玲珑：“望各位一如既往，继续支持我们的发展。”

他们在交谈的时候，阿芳拿着照相机，不停地按动快门。

柯克公司的庆祝晚宴接近尾声的时候，滕岭这个处处得体的女人，用一种让人感到亲切的声音说，诸位，楼上有舞厅，请大家伴随着美妙的音乐翩翩起舞吧。

众人有说有笑地走进舞厅之后，滕岭在轻松的同时感到了一种累。她和季立铭走进芦湖大酒店的休息室，在真皮沙发上坐了下来，当然，时不时地，将目光投向落地玻璃窗外的舞会场所。

季立铭喝了一口杯中上好的碧螺春，这个北方女人，喜欢江南的绿茶。她的目光注视着窗外：“徐书记怎么走了？”

滕岭：“是嘛，他好像对跳舞没有兴趣。”

“兴趣是可以培养的。”

滕岭会意地一笑：“宋省长的兴趣是你培养出来的吧？”

季立铭机敏地转了一下眼珠：“他培养了我怎么做一个合格的秘书。”

滕岭是深谙秘书的含意的。

季立铭站起身来，扭了一个曲线优美的腰肢，说：“我倒有意请瞿市长跳一曲。他人呢？怎么也没看见？”

滕岭盯了她一眼，“当心，他夫人也来了。”

季立铭格格一笑，“是谁？她在哪儿？”

“你没看见？那个一直不露声色的女人，如果她年轻10岁，可能比你更有魅力。”

季立铭富于挑战地：“哦，我倒想见见。”

“她叫肖枫，市检察院的副院长。”

“那我就更想认识了。”季立铭的目光在舞场的人物中一个个扫过去。

舞厅的一隅，是供舞者休息的地方，单元沙发里，坐着男女宾客。余波和瞿力维站在一株盆栽棕榈树旁边，这里光线比较黯淡。余波将身子靠近瞿力维：“一个不太愉快的消息。”

瞿力维望了他一眼，示意他不必顾忌。

余波压低声音：“最近有客户怀疑惠龙国际期货公司有欺诈行为，正在联名要求索赔。”

瞿力维显得很平静：“雷兆龙怎么没向我汇报？”

余波：“惠龙公司可能想自己把这件事平息下去。”

瞿力维：“如果真的损坏了客户的利益，可能并不那么容易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余波十分敬佩瞿力维的冷静沉着和思维方式，他说：“瞿市长，你说得对。这件事，可能会引发一场风波。”

瞿力维：“类似这样的问题，必须随时通报，雷兆龙这么做，要捅漏子的。”

余波：“已经出麻烦了。”

他停顿了一下。一对跳舞的男女，正从他们面前划过。

余波：“一个叫庄小琴的客户，在进行美盘咖啡交易的时候，被惠龙期货公司以收盘价强行平仓，庄小琴认为这是违规操作，属于欺诈行为，这件事引发了几百名客户在当月期货交易中狂赔，所以下一下子哄闹起来。”

瞿力维：“他们有什么要求？”

“当然要求赔款。”

“牵动多少资金？”

“还没有准确统计，但决不少于一千万。”

瞿力维想了想,声音缓慢:“庄小琴是什么人?”

余波:“听说是一个集体小厂的女厂长,才28岁,这年头女强人出人头地。”

瞿力维短暂地沉默之后,愠而不怒:“这么严重的事情,雷兆龙却瞒而不报,这是为什么?”

隔着人群的肖枫,看到了丈夫和余波在窃窃私语,她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男人之间,总有一些他们自己的话题,由于两家的亲密关系,她高兴他们这么无拘无束,真诚相待。

显然,他们也看到了她,两人走了过来。

余波对肖枫:“跳舞吧。”

肖枫笑着摇了摇头,说:“还是听你们谈话也许更有意思。”

后来,当滕岭带着季立铭走进来的时候,他们三人已经离开了舞厅。

4

瞿雯和余墨在夜晚的街市漫步,他们从霓虹灯闪烁的闹市转向一条比较安静的马路。月光透过树林的缝隙洒下来,热恋中的年轻人需要一点这样的诗意。

余墨一身名牌服装,连皮鞋也是意大利“华士度”的,显得精神十足。而瞿雯倒不十分注重品牌,而是讲究色彩的搭配,不华丽,不跳跃,但比较中性,柔和。两人在一座步行桥上站了下来,伏在栏杆上,眺望着河两岸的夜景,这是城市的在喧闹背后的另一面,是需要拉开一点距离来欣赏的。

余墨说:“我爸今晚又去参加一个酒会,他一星期没几天在家吃晚饭,应酬实在太多了。”

瞿雯:“他肯定也很厌烦,但有什么办法呢,就像我爸一样。”

余墨:“你知道吧?今晚是柯克公司的庆祝会,所以我很反感,